



本报美编 王超 制图

芊、点包谷、栽树苗、浇幼树……常年吃住在山上，劳动在山上，一家人脸朝黄土背朝天，风雨来时家徒四壁。刘外婆说：“那些年太艰难了，吃不饱穿不暖，全家吃的是洋芋，洋芋烧着怕了就煮着吃，煮着吃饱了又烧着吃，有时候赌气我都说要和他分开过。”

苍天不负有心人，1987年底，全家

工程造林300多亩，栽植苹果树500多株，桃子树300多株，制止乱砍滥伐行

为40多人次。1988年，受他们感动，中

心村委会双龙村的建平、毛应方两户

也把责任田交掉，到老湾地安家落户，

一年共植树造林600多亩，制止乱砍

滥伐行100多人次。那年春节，一个

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日子，省委、市

委领导一行7人来老湾地看望慰问，看

到宋祝漫夫妇带着几个月大的儿子，挤

在10多平方米的羊圈房里瑟瑟发抖，

感动而心酸，当天下便决定拨付9000元

给他们盖新房，领导们还留下了“方向

准确，路子走对，是山区人民治穷致富

的根本出路”题词鼓励。

宋祝漫回忆说：“护林造林是一件实

事、好事，但当时因为年纪轻，各种条件

又十分艰苦，加上村里人的冷嘲热讽和

各种排挤，我要把荒山变绿洲的雄心壮

志也多次动摇过，但各级领导多次上山

探望我们，竭尽所能给予我们支持和帮

助，经常鼓励我们要继续守护好，爱护好

这些汗水浇灌的小树苗。于是，我下定决

心扎根老湾地，我发誓：只要我还有一丝

力气，我都会坚持到最后。”就这样，兄弟

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和荒山打起了持

久战。到1989年，共造林1000多亩，栽植

果树3000多株。老湾地林场的生态环境

和林木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

生产、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先后又有多户

村民投身到造林工程中。

当造林、护林工作初见成效时，宋祝

漫夫妇却遭受致命打击——他们年仅11岁

大的儿子宋金林因病去世了。金林

出生时，山地的树苗已有1米多高，宋祝

漫相信自己的儿子也能像这些亲手栽

下的树苗一样茁壮成长，幼苗长大成林，

只要守住它们，就是他无限的财富，所以

给儿子取名金林。可金林4岁时，父母为

方便劳动用绳子将儿子拴在树上，谁料

风雨交加，小树被吹断，孩子掉进了水

沟，被水呛到的小金林生病发热，更因家

中困难无钱及时医治留下了病根，1998

年，11岁的小金林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

含辛茹苦的父母。宋祝漫每每提起这段

往事都不禁红了双眼：“植树造林这事儿

我坚持干了这么多年，身体上的苦我都

觉得不算什么，但是我不是一个好父亲、

好丈夫，我没有照顾好金林，那些年他妈

妈一到刮风下雨天就发疯似地跑到那个

水沟去看。”不久，宋祝漫附近花甲年纪

的父亲也因病在山中去世。即便清贫中

接二连三遭受打击，宋祝漫也未曾放弃

护林造林，不善言辞的他没有任何怨言，

正如他小女儿宋来芳题于大门口的对联：

一生护林不后悔，若有来生还为林。

三

护林造林初期，根据“林业三定，谁造谁有”的林业发展方针，宋祝漫在老湾地遍开荒山、广栽树苗，看到树苗初长成，许多自留山农户便来认山认树，造林护林意识淡薄，拔树苗、剥树皮，放牛啃吃树叶、践踏树苗等行为屡禁不止，加上老湾地林地与炎方乡、播乐乡的多处山地交界，护林造林的矛盾多、难度大。宋祝漫用坚决的态度告诉所有人：护林爱林人人有责，绝不允许有人乱砍滥伐，绝不允许剥树皮。他的决心也得到了各级



今年中秋节，我们踏着洱源罗坪山的晓雾，一路翻山越岭，终于来到了黑潭江边那个闻名已久的村落：山石屏。

山石屏是一个不一样的存在，如今的它，还和一个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洱源县普通卫生防疫工作者李桂科。

一大早，李桂科就在黑潭江边的大桥等我们。他的身后，奔流的黑潭江江水泛红，眼前是紧挨在一起的两座桥，一座是昔日的铁索桥，一座则是新建的钢混桥。山石屏没有通公路前，得靠渡船方能出入。

站在桥上，我看到了一栋静美的小院，几栋高大的钢混房子从四面围合，白墙青瓦的白族建筑风格，墙上绘着精美的白族壁画，这时，让人感动的事情发生了，几十个村民扶老携幼，一起涌出来，奔向李桂科：“李医生回来了！李医生回来了！”

李桂科其实仅只离开山石屏短短几日，回到县城，是要给山石屏的村民采买中秋节礼物。今天回来，他就是和山石屏的全体村民一起过节。

过去，山石屏在当地是一个令人谈之色变的存在，李桂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洱源县是一个麻风病高发的县份。1951年，大理地区行政公署就把洱源、邓川两个县的165名麻风病患者统一集中收容起来，带到人口较少的乔后段家村进行集中隔离治疗，1953年搬迁到炼铁乡黑潭江西岸的山石屏，建成了一个麻风病医院，1957年后就由洱源县管理。

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人体皮肤和神经，不治疗的话会引起皮肤、神经、四肢和眼的进行性和永久性损害，所以麻风病患者不但自身极为痛苦，而且行动不便、面目狰狞，并因其传染性的特点，一直以来被世人所畏惧。

1980年，23岁的李桂科通过招工考试被洱源县卫生防疫站录取。第二年4月，在经过为期三个月的专业防疫学习培训合格后，就被单位安排到山石屏麻风病医院工作。从此他就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山石屏麻风病院紧

密地绑在一起。谈起那段峥嵘岁月，李桂科亦是深有感叹，他说，当自己第一次走进麻风病医院，眼前全是破旧不堪的土坯房，嘴歪眼斜、手足短缩、行动不便的麻风病人，让李桂科望而生畏。没有电，晚上都是摸黑或是点煤油灯，没有自来水，远远就有一股让人难受的臭味。近距离观察患者身上生蛆的溃烂伤口，或者为患者敷药施药，几乎所有医务人员都曾不可抑制地呕吐过，但他和同事们都知晓：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吐完了继续工作，这成了当时所有医务人员工作的常态。

缺医少药，防护条件差，感染风险大，治疗效果差，但李桂科始终坚信，

生命的光芒

北雁

通过撰写大量的医疗论文，编写大量宣传资料，通过开展乡村干部和乡村医生培训等多种渠道，向广大群众宣传麻风病可防可治的知识；另一方面，他主动亲近病人，比如在患者全面治愈后，他撤销了5公里外的健康区，来到疗养院和康复者吃住在一起；带康复者外出考察时，他就直接和康复者住在一起，帮助他们建立信心。

麻风病人家庭的子女常常因为受到歧视中途辍学，一部分子女没有上过学，麻风病医院最大的问题是子女上不了学。1993年，山石屏疗养院里办起了小学，没有教师，李桂科就动员康复者为孩子们上课，到了后来，他自己也成了兼职教师。如今，山石屏村30岁以下的康复者子女识字率达100%，同时培养出了1名研究生和7名大学生，让他们都通过知识改变了自身的命运。

为帮助康复者家属发展经济，李桂科帮疗养院的村民贷款，鼓励和帮助他们购买三轮车搞运输，养鸡、养猪、养孔雀、种蔬菜、种植经济林木。2013年3月3日，洱源县炼铁乡、西山乡两地发生地震，山石屏属重灾区，地震发生后，李桂科一直在疗养院忙抗震救灾工作，和全体康复者同吃、同住、同劳动。李桂科觉得有他在，他们才会安心，也才会树立起共同战胜困难的信心。在洱源县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关心重视下，山石屏疗养院恢复新建成了2室1厅1厨的住房30套，库房24间，公共厨房、洗衣房、卫生间、娱乐室、卧室、篮球场、太阳能路灯等设施一应俱全，通往平甸公路的2.35公里村道也实现了路面硬化，还建起了贯穿黑潭江的大桥。

2014年1月8日，山石屏疗养院更名为山石屏村，标志着这里每一个当年曾让世人谈之色变的病患者，真正成为普通的、为世界服务的村民。

在李桂科和村民们的陪同下，我们走遍了山石屏村子的每一个角落，坚固的房子、宽阔的场院、干净的水泥路面，鸡鸣犬吠，栽花种竹，四围的庄稼和核桃树丰收在望，村子欣欣向荣，和和美美，更像一个团结和谐的大家庭。参观完毕，老老少少欢声笑语，聚在一起共进中秋晚餐。

显然，李桂科是主角，村民们频频向他敬酒、祝愿。我们也有幸得到了这群善良人的祝福。

当晚，月亮很圆，我们在暮色中向山石屏告别。月光如水，李桂科带领村民，把我们送到黑潭江桥边，指着江水说：“今天天上一个月亮，水中一个月亮，山石屏欢迎你们再来！”

看着沐浴着清辉的李桂科，不由感慨万千。这位二十大的党代表，至今退而不休，依旧留在山石屏村，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把麻风病康复者及家属当作自己的亲人，为此一生荣获上百种荣誉称号，可谓实至名归。今天的山石屏，李桂科显然是第三个月亮。

弥勒在微笑

玉泉

“一湖一泉一美景，一城一佛一奇缘。一文一武一芳名，一寺一坊一月圆”，这就是弥勒。走过的山水千万座，心里最挂念的还是峨山甸水；吃过的米线千百碗，最喜欢的还是那碗卤鸡米线；听过的曲无数种，最醉心的还是那曲《阿细跳月》。

弥勒是我的第二故乡。第一次来弥勒，还是在我读初中时，那时表姐在烟厂工作，每到假期我都会来弥勒找她。当时的弥勒城很小，最繁华的地方就是喷泉街心花园，附近有百货大楼、电影院。自行车轻缓地穿梭在林荫小道，偶尔几声“叮当”的铃响打破寂静的时光，街头路旁相遇的人道着安、叙着旧。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因林场位于与播乐乡的交界处，山里有野鸡、斑鸠之类的野生动物，宋祝漫主动要求在老湾地林场设置一个劝返点，对进出白水交界处的车辆和人员进行严格检测，用小喇叭播放疫情防控知识和森林防火防控案例，提醒大家注意加强疫情防控和森林防火。同时倡导周边村民“不外出，不聚会，不走亲访友，不猎捕和食用野生动物”。

做一件事容易，坚持一生做一件事却很难。宋祝漫怀着“一生为林不后悔，如有来生还为林”的信念，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从青丝少年到霜染两鬓，耕耘着造林护林的不变信念。

做一件事容易，坚持一生做一件事却很难。宋祝漫怀着“一生为林不后悔，如有来生还为林”的信念，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从青丝少年到霜染两鬓，耕耘着造林护林的不变信念。

做一件事容易，坚持一生做一件事却很难。宋祝漫怀着“一生为林不后悔，如有来生还为林”的信念，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从青丝少年到霜染两鬓，耕耘着造林护林的不变信念。

做一件事容易，坚持一生做一件事却很难。宋祝漫怀着“一生为林不后悔，如有来生还为林”的信念，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从青丝少年到霜染两鬓，耕耘着造林护林的不变信念。

做一件事容易，坚持一生做一件事却很难。宋祝漫怀着“一生为林不后悔，如有来生还为林”的信念，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从青丝少年到霜染两鬓，耕耘着造林护林的不变信念。

做一件事容易，坚持一生做一件事却很难。宋祝漫怀着“一生为林不后悔，如有来生还为林”的信念，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从青丝少年到霜染两鬓，耕耘着造林护林的不变信念。

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让这方山水

更加绚丽多姿、风情万种。拾级1999级台阶，高19.99米的弥勒大佛就坐落在锦屏山之巅，这尊世界上最高的弥勒坐佛，“来弥勒拜弥勒”寄托着对未来期待向往的美好心愿。

问道锦屏山，养生温泉水，梦幻东风韵，万花太平湖，红河水乡歌咏云下江南的多情，湖泉生态园构筑诗意图。如今的弥勒处处是美、步步皆景。一个个小小的弥勒城，方圆不到10平方公里范围内三个水库相拥、两个湖面镶嵌，宛如五颗珍珠散落在玉盘中。两湾湖水相伴的弥勒，让弥勒人每天的生活为湖而起、为湖而息。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在湖面、当鸟儿拍打着翅膀、当绿叶舒展开叶片时，人们已经在湖边迎接一天当中最美好的时光。呼吸着一天中最清新的空气，围绕着湖水或散步、或垂钓、或骑行，倾听着鸟儿婉转的鸣声，弥勒人幸福的一天已经开始了。

喷泉转过去是西山路，那里总会有人挑着担子在卖。身着民族服装的彝族妇女躲在柴堆后，每当有人来买才羞涩地站出来，大眼睛扑闪着，嘴里用生涩的汉话说着价。西山路一到底就是烟厂了，那时才刚建厂，规模很小。职工都是五六个人挤在一间集体宿舍，宿舍外边就是包谷地。一个周末，我和表姐一起骑单车去乡下做客。一进竹园坝，蔗糖的香甜味就弥漫在田野。甘蔗林里，“金箍棒”直立、长叶飞舞，奏着嘹亮的琴音。竹园坝子的千亩荷塘，在夏季带来清丽的美，荷花仙子足踏绿盈亭玉立，傲然挺拔于绿叶簇拥之中，一分素雅，一分清淡，一分圣洁，一分静美。

那是30年前我认识的弥勒，它给我留下了弥勒人热情好客、土地肥沃的印象，也记住了红糖、红烟这个城市的特产。或许是恋上了这个城市，大学毕业后我选择来弥勒工作。一路走来我感受着这个城市发展的每一天，每一步，见证了小城的一个个精彩故事。

发展旅游业，打开小城与外界交流发展的大门。自1999年修建锦屏山风景区以来，一个接一个的旅游项目

时而如长袖善舞的美女轻盈起舞，时而如西班牙斗牛士勇猛热烈，时而如一根根北极冰柱直立水面，时而如万千丝缠绵悱恻。

弥勒是绿色的，寓意着希望活力。这是一个被绿色包围的城市。当第一缕阳光，温暖地洒向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街巷、山峦、山村、田野，都化作水墨丹青中的笔笔勾勒，渲染出一派山水田园的风貌，那层层叠叠、肆意铺展的绿色，便激荡起弥勒人民鲜活的光彩。

弥勒是蓝色的，静享弥勒，是一泉一世界，一湖一天堂。湖泉生态园、红河水乡，虽由人开，宛若天成。它如一片静美的秋叶，在喧嚣的城市独自安逸静默，栖息湖畔，透过烟波浩渺的湖面，城市在另一端，宛如海市蜃楼一般的虚幻，而湖这边，天高云淡，如梦一般宁静。

弥勒是金色的，蕴含灵光和福气。不知是怎样的一种“机缘”与“应化”，弥勒成为全世界唯一与佛同名的地方。或许正是大佛的灵光福运，使弥勒的历史承载了古老、悠久的毓秀和灵钟，成为